

●序与跋

致敬一位长者的文字人生——欧阳梅先文集《知言》序

张千山

1935年出生的欧阳梅先是长我近30岁的老师与前辈,也是邵阳本土老一辈文字工作者中颇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人物。我尽管与欧阳老师直接打交道不多,但其人其文却颇为熟悉。早在三十年前,唐琰等本土文化旗手领衔成立邵阳市杂文学会时,我们都是其中成员,活动一同参加,作品一同入集。自那时起,每于报刊见其文字,多会浏览或细读。持续三十年,如此文缘,可谓不薄。最近,欧阳老从他已发表和出版印行的各类文字中精选有代表性的篇章,汇集成我们眼前这部名为《知言》的选本,打电话嘱我作序,我思虑片刻之后便欣然应允。我觉得,自己无论作为一名文艺评论工作者还是社会科学界的服务员,能以这样的方式向一位值得敬重的文化前辈致敬,很荣幸,很值得,也很应该。及至通读全书,更是感慨多多,敬意深深。

一是感动致敬于其深厚的文字情怀。“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这是欧阳老传略中引用的诗句,也是他读书写作生涯的真实写照。一个人一生以读书写作为业、为乐、为追求、为寄托,真可谓不俗也不易。有类似经历的人都知道,爬格子的活是又苦又累的。欧阳老从十多岁开始文字工作到从隆回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岗位退休,退休后又长期担任县里重要史志的撰稿人,并一直坚持文学创作,文字生涯七十余年,无论哪个岗位,哪种环境,都与文秘调研、材料写作、文学创作密切相关,而能坚持不懈,甚至岁老弥坚,并获得各级各类众多写作方面奖项,真是可敬的一位文化朝圣者和殉道者。

二是感动致敬于其认真的创作精神。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读欧阳老的文章,对此我更是深为认同。书中各辑篇章,无论记事写人的史料文字,还是杂文时评、旅游散记、文艺评论、序言题跋,都能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情,以及言之有趣。这与他与生俱来的天性

志趣有关,更与他的文学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密不可分。欧阳老从小热爱文学写作,一直以本土先贤魏源先生为学习的榜样。正如他在最近完成的《我向魏源学写诗》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一学其先进思想,二学其创作实践,三学其勤奋精神,他始终像魏源先生那样坚守着文以载道的文学正道。也正因如此,他以自己的勤奋好学、积极努力,在上世纪50-60年代,就公开发表了80多首新诗和民歌。到上世纪80年代后,他转入杂文随笔、散文、寓言、小小说、传统诗联等方面的创作,发表量数以千计,特别是杂文、诗联作品,更是遍地开花,获奖不少。其本人还于2013年与马轶麟、邹宗尧等先生一起获评“传承国粹服务隆回十佳诗人”。今日重温其当年结集出版的杂文集《闲谈杂议》等著作,阅读《“民主”与“米煮”》《李逵再遇假》《孔明再挥泪》等篇章,依然被其思想情怀的光芒深深打动。正所谓时文即史文,好的当代讲述就是历史讲述。这也正是每个真诚的写作者的价值所在。关于他的杂文等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贡献,本书中收录了好多位专家文友的评论,都很精当中肯,我十分认同。

三是感动致敬于其年轻的写作心态。欧阳老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思考与写作到老的楷模。他的思想总是与时俱进,他的写作心态总是那么年轻。每个时期,每个年龄段,他都能针对最新的社会现象、社会思潮作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引发大家的共鸣。就在我拜读其书稿期间,他还从邮箱里给我发来了最新写作的三篇文稿。其中一篇就是《我向魏源学写诗》,另外两篇是《难忘抗美援朝的那些事》和《令我难忘的两位当代隆回诗人》。三篇近作中,《难忘抗美援朝的那些事》是专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入朝作战70周年而写的最新篇章。文章既追溯和还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与脉络,又结合记录“抗美援朝”那两年零九个月中他在

家乡参与相关宣传发动工作的经历,讲述身边亲友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和干部群众捐款捐物的感人故事,字里行间,热血沸腾,洋溢青春活力,感奋人心。这种年轻态、激情章在他退休以后创作的众多作品中比比皆是。真可谓文心不与年俱老,白头常发壮年歌。

四是感动致敬于其特有的文化贡献。每个写作者的文化经历、文化视野、文化站位以及文艺爱好、文字特长都有不同。欧阳老一生主要工作于乡镇、区、县党政机关,是公务员岗位上少见的长期笔耕不辍的一方名笔,一大秀才,这也让他的文字人生与其他职业身份相对稳定的专业写作者有了区别和特色。他的阅历、交往和文字写作,本身就是一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鲜活记录。是当代人记当代事、写当代史的忠实实践。《知言》一书中,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这类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记录和有关人物的写照。作者在长期编撰《中国共产党隆回历史》《隆回县人大志》等重要地方史志的同时,撰写了不少地方文史散文,在本书的“史实散记”“奇人轶事”两个专辑中,《隆回解放时的几件事》《隆回的苦日子》《黄埔一期刘柏生》等文以及对龙崇卿、刘国隆、欧阳涛、申季龙等本土当代人物的讲述与记录,都是很有文献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大多篇章富有情趣妙趣,可读性很强。这样的文字留存,要求作者必须有真切的史实经历,真诚的文学品格,良好的写作禀赋,几者都不可或缺。我们在呼吁和期待更多历史亲历者参与地方文史写作的同时,对欧阳老的文史贡献倍增理解与尊重。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字之累之苦之甜之乐,非道中人难以体察。几番品读,掩卷沉思,深感《知言》之难得与厚重。面对这样的长者、这样的文字,我们必当满怀敬意。

是为序。

(张千山,文艺评论家,邵阳市社科联主席)

瞧这父子俩

黄三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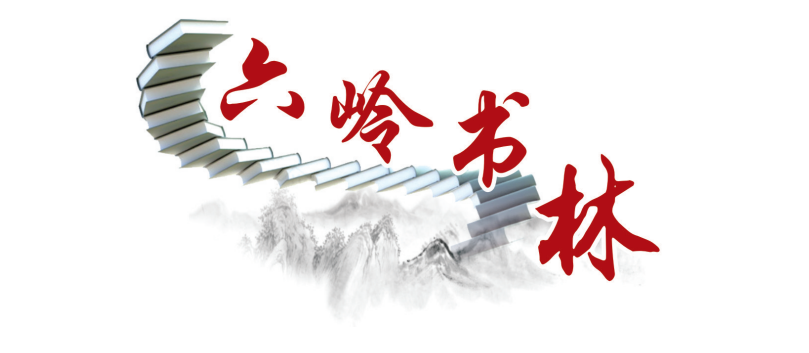
了,贾蓉便从钟楼里跑了出来。贾珍便怒从心起,说“你瞧瞧他,我这里也还没敢说热,他倒乘凉了去!”!出人意料的是还命家人啐他。有个小厮便上来啐了贾蓉一口——大概也不敢不啐。贾珍又要小厮问贾蓉,“爷还不怕热,哥儿怎么先乘凉了去”。贾蓉的表现是怎样的?只是“垂着手,一声不敢说”。贾珍又要贾蓉骑马回去告诉“你娘母子”(贾珍的妻子尤氏和贾蓉的第二任妻子),说老太太和姑娘们来了,叫她们快来侍候。贾蓉跑出来后才敢发一声怨言:“早都不知做什么的,这会子寻趁(找碴儿)我。”想打发小厮回去,又怕他事后说出来,只好亲自去一趟。满肚子怨言,可想而知。

贾蓉多大年纪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秦可卿死那年他是二十岁,而今“弱冠”之年当然早过了。贾蓉的社会身份是什么?秦可卿死前他是贾门监生,秦可卿死后为了丧礼风光,用一千二百两银子捐了个“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年纪既不小,社会地位也不低,父亲居然这样对待他:当着小厮们的面责骂嘲讽他,还要小厮侮辱他。真是匪夷所思。如果要深入分析原因,其一当然是父道尊严,三纲中的父为子纲。“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既然如此,父亲对儿子还有什么不能做?儿子年纪再大、地位再高,还是儿子!儿子的内心能不能承受,做父亲的是可以不管的。其二还是这一对父子的特殊矛盾。众所周知的贾珍和秦可卿的暧昧

关系,贾蓉当然很恨乃父,而乃父当然也要拿出威严,处处压他,防他造反。其三,要从贾蓉自身找原因,不能自立,整日里游手好闲,偷鸡摸狗,甚至与婶子王熙凤暧昧,乃父也看不起他。有些人就是这样,自己可以做人所不齿的事,别人做了,他就道貌岸然地鄙视。

父子俩也有“同心同德”的时候。《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道,贾敬“羽化”以后,贾珍居丧,不能游玩旷荡,又不能观优闻乐作遣。无聊之极,便生了个破闷之法。日间以习射为由,请了各世家子弟富贵亲友来较射。又说如果只管乱射,不但不能长进,还坏了式样,“必须立了罚约,赌个利物,大家才有勉力之心”。因此在天香楼下箭道内立了鸽子,约定每日早饭后来射鸽子。贾珍终究是老奸巨猾的,他不肯出名,便命贾蓉做局家。这种事,贾蓉也乐得谨遵父命。其实贾珍目的哪在此?再过几日“便以歇肩养力为由,晚间或抹骨牌,赌个酒东儿,至后渐次至钱”。三四个个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赌胜于射了,公然斗叶掷骰,放头开局,大赌起来。可以想知,贾蓉在这种事情上是与乃父合作得很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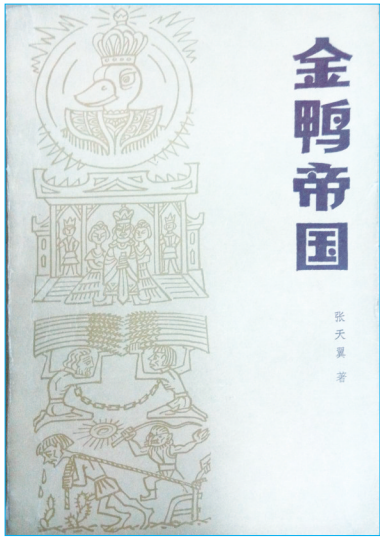
“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子不教,父之过,父亲又是儿子最好的榜样。宁国府里,第三代传人贾敬一心要修道成仙以求长生不死,因此早不管事,而第四代、第五代又是这样一对父子,还会不消亡下去么?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宁国府又是一个实例。(黄三畅,武冈市二中退休教师)



●文苑忆往

张天翼在邵阳

陈扬桂



著名作家张天翼出生于南京,就学于北大,却在邵阳度过了一段壮丽的人生时光。

“卢沟桥事变”,特别是长沙“文夕大火”以后,邵阳成为湖南省,乃至中国南方进步文化人的大本营。就在这时,投身于抗战洪流中的张天翼,随同中共湖南省委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来到了邵阳。

1938年5月,党派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研究部主任吕振羽回其家乡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抗日人才。张天翼与吕振羽等进步文化人一道来到偏僻的塘田小镇,着手战时讲学院的筹建工作。热爱写作的邵阳进步青年唐甫之,第二学期慕名投考讲学院。当他入学后,担任文学课教授的张天翼已回邵阳城里主编《观察日报》副刊去了。

《观察日报》的前身是由北平回湘青年1937年10月创办的《火线》三日刊,出刊两月后改此名,并成为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报社从长沙迁到邵阳后,与邵阳《真报》合并。新《观察日报》四开四版,其中一半是国内外要闻,另一半是副刊和地方新闻。张天翼在主编《观察日报》

副刊的同时,积极从事抗战文艺创作,写出长篇讽刺童话《金鸭帝国》,并在该报连载,深受读者喜爱。

办报之余,张天翼还与著名作家、长篇小说《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等组建资江歌咏团,每逢各种集会,团员们深入到群众中,教唱《青年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黄河大合唱》歌调雄壮,气势磅礴,很受血性邵阳青年欢迎。当时邵阳街头经常可以听到“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激昂歌声。

青年朱容,读中学时就加入了党、团组织,因为读了很多课外书,他的作文写得生动有趣,念出来常常引得哄堂大笑。张天翼在邵阳从事抗战文艺活动期间,朱容是邵阳笃实小学教师,业余写些小说,投到《观察日报》,受到张天翼的关注和赏识。

为了获得更多的帮助,朱容开设茶会,请张先生前往讲文学创作,以后又多次登门请教。张天翼给他写了一幅字——“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鼓励他要敢于超过老师。朱容把这幅字贴在座右以勉励自己,并大胆地取了“青冰”作笔名。在张天翼的耐心指导和反复修改下,青冰七易其稿,写成中篇小说《女人的故事》,经张先生推荐,在《现代文艺》发表。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张天翼离开了邵阳,青冰也去了两广,抱病写出以太平天国作背景的长篇小说《从战争到战争》第一部。在青冰病逝40余年后的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此书以《风雨前夕》的书名予以出版。(陈扬桂,隆回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读者感悟

何以为文

刘立新

文章的优劣,很难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恐怕是见仁见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最近,我在书店买了一本书,拿回来一看,依我的标准,大多数文章看不懂,如入雾海,分不清东南西北。我突然想起一句戏语:认不得的字才叫书法。由此类推,看不懂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恐怕怪不得编者,只怪自己学识肤浅。

我总记得梁衡先生说过的的一句话:文章是为思想而作的。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这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一篇文章如果没有一个中心思想,那无异于一具僵尸。从我学写文章开始,老师就讲写文章中心思想要突出,所谓突出,就是要醒目,犹如和尚头上的虱子,让人一看就明明白白。我在

书店买的那本书中的多数文章让人看不出它的中心思想,这不是作者在故弄玄虚,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就当花了几十元钱买了一本废纸罢了。一篇文章除了有鲜明的观点外,还要辅以有味的实例,用以佐证文章的观点。这种例子既不能太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东西没有新鲜感。我认为,文中例子要新颖、独特,让读者产生“少见多怪”的感觉,给读者以触动,从而加深对文章的印象与记忆。

写文章要做到语言通俗,让读者看得明白。鲁迅先生检查肺部以后,写信告诉他母亲,他在信上不写“用X光线镜照”,而写“用使身体透明的镜子照”,就是为了使母亲一看就懂。我所购的那本书很多语句“假、大、空”,无病呻吟,哗众取宠,我真想把它丢进垃圾桶。



这父子俩是指《红楼梦》中的贾珍、贾蓉父子。本文不说这一对父子在秦可卿病中和死后治丧期间的表现——前者忙里忙外,“哭得泪人一般”“无心茶饭”,后者若无其事,“不知道哪儿去了”;也不说这一对父子与尤二姐、尤三姐的“聚麀之诮”——只说他俩日常生活中的其他糗事。

《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写道,五月初一日,贾母带着一千人来到清虚观祈福。负责护卫和管事工作的是贾珍、贾蓉父子。贾珍在大殿的阶砌上吩咐了管家林之孝一番话,把他打发走了,就问“怎么不见蓉儿”,一声未